

第十回 卜公子使勢老拳頭送客 管小姐弄巧乞兒救人

詞曰：

靈符難遣恩情動，聊借老拳相送。只要折麟分鳳，哪管他疼痛。

弄人不道遭人弄，一陣齊人廝哄。莫要笑他無用，微服先過宋。

右調《桃原憶故人》

話說卜成仁，深恨長孫尚不還管小姐原詩，要蠻做他一番，只礙著管侍郎在朝，不敢下手。因寫了一封懇切家書，差了一個的當家人，叫他進京稟知卜尚書，要他將管侍郎調開。也是合當有事，恰恰的外國國王死了，差人來進貢，要求繼立。朝廷正要議一個清正大臣，前去冊封。湊了卜尚書的巧，隨薦舉了禮部右侍郎管灰上去。閣中知管灰清正，又見他在部不近人情，又知此一行，是個苦差，遂擬旨批准。不多時，卜尚書竟將侍郎遣調開了，叫差人面復兒子。正是：

朝中君命不遵行，一紙家書便用情。

大抵公私原有別，不須歎息不須驚。

卜成仁得了京中之信，知道管侍郎已奉旨出外國封王了，遂放心大膽與強之良商量，要謀害長孫尚。卜成仁道：「既要蠻做，又商量些甚麼？你且去哄他出來，待我叫小廝打他一頓，燥燥皮，出出氣，再做區處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打他一頓，通他一個信兒，倒也是一條妙計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打他怎是妙計？」強之良道：「這長孫尚，論起來原與兄無甚深仇闊恨，只是容他在此，未免要礙管小姐之事。如今只哄他出來，先打一頓，使他害怕。然後待小弟去說些利害言語，將他驚嚇的逃走了，讓兄快活成親便罷了，何必定要害他性命？」卜成仁笑道：「我只恨他占定了管小姐。他若逃去，讓我成親，我又害他性命做甚。但不知哄他到哪裡去打才好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在家裡打，未免攪擾地方，驚天動地。不如哄他到野外去，大家吃個爛醉，數說他的不好，方打得痛快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就是明日罷。」

到了次日，卜成仁先帶了家人到野外酒家去等。卻單叫強之良來約長孫尚，長孫尚再三推辭不消去，當不得強之良苦苦勸道：「兄如今與卜兄是至親了，應該時時相會。他因與管兄有言，故不便來。今兄又因館事羈身不去走走，他今日想兄之極，故浼小弟來約兄去一會，兄若不去，豈不掃他之興？」長孫尚被逼不過，只得隨了他去。正是：

巧語花言甘似飴，明知惡意也難辭。

慢言如鬼還如賊，鬼賊安能如是欺？

管雷見先生被強之良突然邀去，光景有些不妙，因入內通知姐姐。青眉小姐聽了，著忙道：「此去凶多吉少。」管雷道：「兄弟雖也是這等慮，卻不知為著甚麼？」青眉小姐道：「這卜公子原為謀我，故加意結交先生。今賠了玉支璣之價，又損了妹子之名，先生如故，我亦如故，他豈不恨我二人。雖恨我，還思得我，故未必害我。見先生婉轉不來，故今日誘去，惟有毒手耳。」管雷道：「若是這等想來，先生此去，定然要吃虧了。兄弟又年幼，去救他不得，卻怎生區處？」青眉小姐道：「若明叫家人去救他，未免爭爭鬧鬧，要做成對頭。若不去救他，先生又要吃苦。我有一善救之法。」因丫頭叫了老家人管勤來，悄悄吩咐他道：「今長孫相公被卜公子邀到野外去吃酒，似有個害他之意，你可悄悄的找尋著了，遠遠觀望。倘有變動，只須如此如此，切不可露了形跡。」家人管勤領命去了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強之良將長孫尚引到野外酒館中，與卜成仁相見，也不敘甚寒溫，也不道甚契闊。略坐人多時，便擺上酒來，三人同飲。飲到七八分醉醺之際，卜成仁就放斜雙眼看著長孫尚，大聲說道：「長孫無忝，你也曾讀過書，要算做一個聰明人。你可知我今日邀你來吃酒是個甚麼意思？」長孫尚道：「無非是見愛小弟，思量一會耳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你若如此說來，你不但不聰明，竟是一個蠢人了。我一個吏部尚書的公子，愛你一個白衣人做甚麼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小弟自知寒賤，原不敢仰扳。今蒙下交者，乃長兄之誤，卻與小弟無干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我卜公子眼會說話，眉能識人，怎生得誤交你者，原為恨你也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小弟自識荊之後，也不曾得罪長兄，為何恨我？」卜成仁道：「你說不曾得罪麼？若說起你的得罪來，頭也該割你的下來，心也該挖你的出來。」

長孫尚聽了，轉笑笑說道：「小弟之罪，怎就一重至此？小弟實實愚蠢，竟坐不知，只得要求見教了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卜兄酒後不要取笑了，無忝兄那有甚罪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我雖然酒後，卻還不醉，言出至情，無甚取笑。待我數出來，你方心服。我求管小姐之婚，我做詩不出，我自會挽回。你這小畜生，為何搶做了，出我之醜？」第孫尚道：「我原再三不肯做，是你苦苦逼小弟做的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你若真心不要搶奪我的親事，何不照眾人一例，推辭不做？為何又賣乖就蹊蹺話兒，要人逼你做，這是罪不是罪？」

強之良從旁湊說道：「若是這等說來，破人婚姻，果是一罪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他若單為做詩破我的婚姻，也還可賴做出於無心。等我再央貴重媒人，慢慢去求，你為何借此三首詩之力，暗暗設謀，竟將管小姐的婚姻奪去，該恨不該恨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此皆管岳父之美意相憐，故成此議。我一個窮儒，安能設謀相強？」強之良道：「論起來，自是無忝的理屈。但如今既忝在相知，又成了姻眷，這些話都不消提起。」

卜成仁聽見說姻眷二字，便一跳了起來，嚷道：「若說到姻眷二字，直將這小畜生殺了，還消不得我胸中之氣。你無緣無故走到我東莊來，我隱忍前恨，轉治酒優待於你，不過敬重你這小畜生之才耳。又見你訴說玉支璣的聘物，被縣尊追去，恐婚姻不穩，我就將我妹子千金小姐許嫁與你。這樣的高情，你就殺身也報我不來。我又憐你無聘，又在縣中用價贖出，恐不足憑，我又求我家紅絲妹子，做了一首玉支璣詩答聘，你又收了。此乃天高之恩，地厚之情，你就該一心歸命於我，為何又勒著管小姐的聘詩不還？莫非你還想著要娶了管小姐，再來娶我家妹子與你做妾麼？你這小畜生，這等忘恩負義，不知抬舉，不打死了還要留你做甚麼！」就隔著桌子，先將一杯酒劈臉澆過來，澆了長孫尚一身。隨即舉手來要打，長孫尚見不是勢頭，忙撒身要往後逃走，不期身後早有三四個家人，幫定道：「相公去不得，我家公子還有話不曾說完。」

長孫尚見落在他套中，又見孤身，只得大叫道：「斯文同一脈，自有體面，是凌辱不得的！你在凌辱我，就是凌辱你自家一般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你一個白衣白丁，甚麼斯文！且等我打死了你，再讓你去告凌辱。」便走上前來一掌，強之良勸道：「且動

手，莫動手。至親好友，有話好講。」

長孫尚正急得走投沒路，忽跑進一個爛醉的叫花子來，竟趕到桌子邊，亂搶東西吃。大家看見，都吆喝道：「好大膽的乞丐，快打！快打！」家人只得走了兩個來趕打。正打不開，早又跑進六七個來，看看先進來的那一個叫花子，大嚷大叫道：「你到瞞著我們吃得好快活呀！我們就不該吃的？」你搶我奪，你推我搯，有兩個一推一搯，竟跌到卜公子與長孫尚身邊來。卜成仁正扯著長孫尚不放，被花子跌到身邊，又臭，又齷齪，只得放了手走開。家人見花子無禮，只得走來趕打。才打不得一兩下，那花子是醉軟的，早一交跌在地下，竟象死了一般。眾花子看見的，亂叫道：「不好了，打死了！」卜成仁與強之良吃了一驚，忙叫人救，急急救得叫花子起來，和哄著去了。再看時，已不見了長孫尚。卜成仁追悔道：「不期被這些叫花子一吵，造化了這小畜生逃走去，不曾打得他個痛快。」強之良道：「也夠了。待我明日去見他，只消幾句話，包管打發他走路。」二人說罷，洋洋得意也回去了不提。

卻說長孫尚正被打得沒法，卻喜得一陣醉叫花子跑進來搶飲食吃，遂乘亂逃走出門，恰好管勤帶著一匹馬，在店門口伺候。見長孫尚走出來，遂扶他上馬，忙加一鞭，往家飛跑。到得館中，早有學生管雷接著道：「先生來了麼？」又看見衣裳，雖被酒潑濕，頭面卻不曾受傷。忙說道：「還好，還好。」長孫尚喘息定了，方說道：「卜成仁這廝，如此可惡，叫許多悍僕圍緊了凌辱我。若不虧一班醉乞兒搶奪酒食吃，大家走開，我得乘空走出，不知還怎生模樣受他的凌辱哩。」管雷道：「先生可知這乞兒是哪裡來的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我怎生得知？」管雷道：「自先生出門，門生與家姐說了，家姐就知卜成仁不懷好意，定要逞強凌弱。待要叫些人來救護，便要明做對頭，弄成大事。況家父又奉旨遠出，不在部中，故不敢去輕舉妄動。若不接應，又恐怕先生吃虧。再三算計，只得叫管勤僱了這班乞兒，倚酒裝瘋的來夾吵，使先生借此走出，使兩無形跡。」

長孫尚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，這班醉乞兒都是令姐使的計策。如此作用，真匪夷所思，使我長孫尚不勝景仰，又不勝感激。」管雷道：「家姐說，卜成仁奸險人也。既如此惡念，斷不肯輕易罷手。今日雖幸脫虎口，只怕還有毒心在後，先生須要留意防他使好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惡人如鬼如蜮，詭詐百出，已自難防。況又剝破面皮，不存體面，如何迴避？我想卜成仁敢於欺我者，只欺我未曾進得一步。我長孫尚要圖寸進，除非回故鄉去求。一向不去者，欲奉老母同還，又恐道遠跋涉艱難；欲留母自住，又慮饕餮不繼。今幸蒙岳父大人厚恩，遣人供給，不愁缺乏矣。賢弟學業，琢磨許久，亦已可觀，何不借避惡鋒，且暫歸故土。倘托賴岳父大人，並賢姐弟之弘恩，博得一路前程，再來圖報，便不負一番青眼苦心矣。苦只吞聲忍氣於此，不獨帶累賢弟與令姐擔驚受恐，即使平安亦無了期。乞賢弟與我達知令姐以為何如？」管雷遂將此言報知姐姐。青眉小姐道：「還鄉求功名，自是正理。但恐遠無依傍。家父曾說南場亦功名之地，不如還在南場援例應試何如？」管雷又將姐姐之言，與先生說了。長孫尚道：「南場固好，必須另安爐灶，不如還鄉之便。雖南北道路有遠近，然不能依傍也。」議便議了，卻也一時未便動身。

到了次日，忽強之良又來說道：「小弟昨日邀兄去飲，我只道他是好意。誰知他肚皮裡懷著許多恨怨，忽借酒發作起來，唐突仁兄，倒教小弟沒法。今早小弟還將此言去諫諍他一番，不料他不自憚，反怒悻悻要與無忝兄做對頭。昨日被兄逃走了，他還要或早或晚遣人加害於兄。兄忠厚人，恐不留心防備，一旦墮其陷阱，豈不連小弟也有罪了。故小弟特來通知長兄，須早為趨避，勿遭其害也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多感，多感。但細細起來，這卜兄自看未免太大了。他不過倚著尚書門第，欺小弟未遇耳。須要想一想，他家尚書公，也是書生做去的，怎這等輕薄書生。就是管小姐這頭親事，自是你自家無才，做詩不出而辭去的。小弟一個窮書生，又無勢力，怎生搶奪。若說管小姐是我搶奪，難道他令妹這段婚姻，是他自家親口許出玉支璣聘物，又是他自家在縣中贖出，這首答聘詩，又是他自叫他令妹做來的，難道也是我窮書生搶奪？窺他之意，豈真憐我之才，實意要將妹子許嫁於我，不過要思量奪管小姐之婚，小覷於我，認我做富貴變心之人，故以此鏡花水月為香餌也。不知我長孫尚，雖此時只一窮儒，然功名富貴吾所固有。感恩積恨，人所難忘。我長孫尚既蒙管岳父雙目垂青，一言為定，便死生不移焉，肯以浮辭邪說而動心哉！莫說尚書、侍郎爵位相等，佳人才貌不相上下，便貴賤懸殊，妍媸百倍，在前既有成言，亦不以彼易此。煩兄多致卜兄，小弟當此貧困，縱不加恩，亦不必苦苦結怨。小弟昨日既遇匡人，自應必死，不意天心有在，又令脫也。昨日既能脫，則後日之加害，恐亦無如予何。然青田荊棘之地，虎視眈眈，小弟又何苦以身為嘗試，請亦從茲逝矣。讓卜兄好自為之，倘逞強縱惡，惹禍招災，卻怨我長孫尚不著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兄之良言，字字珠玉。但可惜卜兄性子暴戾，倚著尊公威福，再不思前想後，無忝兄暫暫避去，自是妙算。但小弟愚不諫賢，還有一事請教。無忝兄既感知敦義，必不捨管小姐而他娶，則卜小姐答聘詩，何不一並繳還，也可暫絕葛藤。」長孫尚聽了，說道：「聘既無征，詩又何據。本當送還，今不還者，實愛其詩與字之精美，小弟欲時時賞玩耳。且留此詩，亦可遮昨日飽老拳之差也。」強之良見長孫尚不肯還他，就不苦索。又說了幾句閒話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來往稱朋友，心腸若寇仇。

因為一時勢，遂令五倫羞。

強之良打聽了長孫尚要避去的消息，忙來報知卜成仁道：「長孫無忝被我說了許多狼虎的話，將他嚇倒。他已知安身不牢，思量要走。但恐他耽耽擱擱，又生他變，莫若再弄兩支鬼兵去驚他一驚，使他速去就妙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鬼兵怎麼樣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待小弟再去混他，只說仁兄要到府中去告他前日借宿東莊，偷盜物件。又叫張媒婆到管小姐處，說要叫盜賊到書館中，要害他性命，他自然害怕去矣。」卜成仁聽了大喜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就去行了。」只因這回行，有分教：忽而變作不俟駕而行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